

十五『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』

主編 張繼禹

本冊主編 廖名春

中華道藏

第一三冊

華夏出版社

目錄

001 南華真經		一
002 南華真經注疏(郭象、成玄英)		七五
003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(陳景元)		五〇〇
004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(陳景元)		五五〇
005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(陳景元)		五五七
006 南華真經新傳(王雱)		五六五
007 南華真經拾遺(王雱)		六九六
008 南華真經直音(賈善翔)		六九九
009 南華邈(文如海)		七〇六
010 南華真經口義(林希逸)		七〇七

001 南華真經

經名：南華真經。原名《莊子》。相傳戰國時宋人莊周撰，實爲道家莊周學派著作總集。唐代尊爲道教四子真經之一。原本五十二篇，現存晉人郭象注本三十三篇。分作五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本文類。參校本：《四部叢刊》影印明世德堂刊本（簡稱世德本）。

目錄

卷一

- 內篇逍遙遊第一
- 內篇齊物論第二
- 內篇養生主第三
- 內篇人間世第四
- 內篇德充符第五

卷二

- 內篇大宗師第六
- 內篇應帝王第七
- 外篇駢拇第八
- 外篇馬蹄第九
- 外篇胠篋第十
- 外篇在宥第十一

卷三

- 外篇天地第十二
- 外篇天道第十三
- 外篇天運第十四
- 外篇刻意第十五
- 外篇繕性第十六
- 外篇秋水第十七
- 外篇至樂第十八

卷四

- 外篇達生第十九
- 外篇山木第二十
-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
-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
-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
-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
-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

卷五

-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
-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
-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
-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
- 雜篇說劍第三十
-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
-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
-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

莊子



莊子，宋人也，名周，字休。生睢陽蒙縣。嘗爲蒙漆園吏。學無所不窺，要本歸於老子之言，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。周笑謂使者：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欲爲孤豚，其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污我。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唐封南華真人，書爲《南華真經》。

南華真經卷之一

內篇逍遙遊第一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鯢。鯢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，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鸞鳩笑之曰：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

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；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春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持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。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脩者，其名爲鯢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；搏扶搖、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溟也。斥鴳笑之曰：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此小大之辯也。故夫知效一官、行比一鄉、德合一君、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

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；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；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；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許由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；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寶也；吾將爲寶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肩吾問於連叔曰：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。猶河漢而無極也；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連叔曰：其言謂何哉？曰：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綽①約

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云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連叔曰：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以爲一，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。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：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、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爲事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惠子謂莊子曰：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，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鳴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莊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泝統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我世世爲泝泝統，不過

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泝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。惠子謂莊子曰：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莊子曰：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；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漠之野，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卧其下。不夫②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。安所困苦哉。

內篇齊物論第二

南郭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，嗒焉似喪其耦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几者，非昔之隱几者也。子綦曰：偃，不亦善乎；而問之也？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汝聞人籟，而未聞地籟，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。子游曰：敢問其方。子綦曰：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，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呿，而獨不聞之蓼蓼乎？山林之畏佳。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，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。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。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子游曰：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，敢問天籟。子綦曰：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？大知閑閑，小知

間間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；與接爲構，日以心鬥，縵者，密者，密者，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其發若機括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。其殺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爲之，不可使復之也；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洩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喜怒哀樂，慮歎變熱，姚佚啓態。樂出虛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。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。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爲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，可行己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百骸、九竅、六臟，賅而存焉，吾誰與爲親？汝皆悅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爲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爲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

不哀邪。人謂之不死，奚益。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與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，雖有神禹且不能知，吾獨且奈何哉。夫言非吹也。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爲異於轂音？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道惡乎隱而有真僞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，方生之說也。雖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

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？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故爲是舉蓬與楹、厲與西施、恢恠憭怪，道通爲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爲一。唯達者知通爲一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，適得而幾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謂之道。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謂之朝三。何謂朝三？曰：狙公賦芋曰：朝三而暮四。衆狙皆怒。曰：然則朝四而暮三。衆狙皆悅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聖人和

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，是之謂兩行。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以爲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與虧乎哉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？有成與虧，故昭氏之鼓琴也。無成與虧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據梧也，三子之知幾乎。皆其盛者也，故載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之昧終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。若是而可謂成乎？雖我亦成也。若是而不可謂成乎？物與我無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聖人之所圖也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此之謂以明。今且有言於此，不知其與是類乎？其與是不類乎？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，則與彼無以異矣。雖然，請嘗言之。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

者。有有也者，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。俄而有無矣，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。今我則已有謂矣，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，其果無謂乎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爲小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。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。既已爲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。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。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，而況自有適有乎。無適焉，因是已。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爲是而有畛也。請言其畛：有左有右，有倫有義，有分有辯，有競有爭，此之謂八德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曰：何也？聖人懷之，衆人辯之以相示也。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。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賺，大勇不忤。道照而不道，言辯而

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忤而不成。五者園而幾向方矣。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，此之謂葆光。故昔者堯問於舜曰：我欲伐宗、脢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釋然，其故何也？舜曰：夫三子者，猶存乎蓬艾之間。若不釋然，何哉？昔者十日並出，萬物皆照，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。齧缺問乎王倪曰：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曰：吾惡乎知之。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曰：吾惡乎知之。然則物無知邪？曰：吾惡乎知之。雖然，嘗試言之。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乎汝：民濕寢則腰疾偏死，鰭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恟懼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螂蛆甘帶，鴟鴞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猨狌狙以爲雌，麋與鹿交，鰭與魚游。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。

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殽亂，吾惡能知其辯。齧缺曰：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王倪曰：至人神矣。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。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，聖人不從事於務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不喜求，不緣道，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，而遊乎塵垢之外。夫子以爲孟浪之言，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爲奚若？長梧子曰：是黃帝之所聽瑩也。而丘也何足以知之。且汝亦大早計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炙。予嘗爲汝妄言之，汝以妄聽之。奚旁日月，挾宇宙？爲其脂合，置其滑湑，以隸相尊。衆人役役，聖人愚苴，參萬歲而一成純。萬物盡然，而以是相蘊。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。麗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，

及其至於王所，與王同匡牀，食芻豢，而後悔其泣也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？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；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占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，而愚者自以爲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、牧乎，固哉。丘也與汝，皆夢也；予謂汝夢，亦夢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爲弔詭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邪？我勝若，若不吾勝，我果是也，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，則人固受其黜闇，吾誰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？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。使同乎我者正之？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。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？既異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。然則我與若與人，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何謂和之以

天倪？曰：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；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。化聲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，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竟。罔兩問景曰：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無特操與？景曰：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蜺翼邪？惡識所以然？惡識所以不然？昔者莊周夢爲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適志與。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，胡蝶之夢爲周與？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

內篇養生主第三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；已而爲知者，殆而已矣。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爲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手

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騞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文惠君曰：請，善哉。技蓋至此乎？庖丁釋刀對曰：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窾，因其固然；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軋乎。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。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多餘地矣，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爲，怵然爲戒，視爲止，行爲遲，動刀甚微。謦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爲之四顧，爲之躊躇滿志，善刀而藏之。文惠君曰：善哉。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？天與，其人與？曰：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

生是使獨也，人之貌有與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蘄畜乎樊中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。老聃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非夫子之友邪？曰：然。然則弔焉若此，可乎？曰：然。始也吾以爲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。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指窮於爲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
內篇人間世第四

顏回見仲尼，請行。曰：奚之？曰：將之衛。曰：奚爲焉？曰：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；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；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，民其無如矣。回嘗聞之夫子

曰：治國去之，亂國就之，醫門多疾。願以所聞思其則。庶幾其國有瘳乎。仲尼曰：諱。若殆往而刑耳。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。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。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且德厚信伋，未達人氣，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。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，若殆爲人菑夫？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？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。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管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順始無窮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。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。是好名者也。

昔者堯攻叢枝、胥敖，禹功有扈，國爲虛厲，身爲刑戮；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無已。是皆求名實者也，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。雖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。顏回曰：端而虛，勉而一，則可乎？曰：惡，惡可。夫以陽爲充孔揚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違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與其心，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，而況大德乎。將執而不化，外合而內不訾，其庸詎可乎。然則我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內直者，與天爲徒。與天爲徒者，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。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謂之童子，是之謂與天爲徒。外曲者，與人之爲徒也。擊跽曲拳，人臣之禮也，人皆爲之，吾敢不爲邪？爲人之所爲者，人亦無疵焉，是之謂與人爲徒。成而上比者，與古爲徒，其言雖教，謫之實也；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雖直而不病，是之謂與古爲徒。若是則可乎？仲尼曰：惡，惡可。大多政法而

不譟，雖固亦無罪。雖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。猶師心者也。顏回曰：吾無以進矣，敢問其方。仲尼曰：齋，吾將語若。有而爲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倬天不宜。顏回曰：回之家貧，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。若此，則可以爲齋乎？曰：是祭祀之齋，非心齋也。回曰：敢問心齋。仲尼曰：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者也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顏回曰：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。可謂虛乎？夫子曰：盡矣。吾語若。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，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無門無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。則幾矣。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。爲人使易以僞，爲天使難以僞。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；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瞻彼閼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，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

而況人乎。是萬物之化也，禹舜之所紐也，伏羲几蘧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。葉公子高將使於齊，問於仲尼曰：王使諸梁也甚重，齊之待使者，蓋將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猶未可動也，而況諸侯乎？吾甚慄之。子嘗語諸梁也曰：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歡成。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吾食也執粗而不減，爨無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。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；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。是兩也，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語我來。仲尼曰：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；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之謂大戒。是以夫事其親者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樂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爲人臣子

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？夫子其行可矣。丘請復以所聞：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，遠則必忠之以言，言必或傳之。夫傳兩喜兩怒之言，天下之難者也。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，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凡溢之類妄，妄則其信之也莫，莫則傳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傳其常情，無傳其溢言，則幾乎全。且以巧門力者，始乎陽，常卒乎陰，泰至則多奇巧；以禮飲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亂，泰至則多奇樂。凡事亦然：始乎諒，常卒乎鄙；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言者，風波也。行者，實喪也。夫風波易以動，實喪易以危。故忿設無由，巧言偏辭。獸死不擇音，氣息弗然，於是並生心厲。剋核太至，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爲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終？故法言曰：無遷令，無勸成，過度益也。遷令勸成殆事，美成在久，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與？且夫乘物以遊心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至矣。何作爲報也？莫若爲

致命，此其難者。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，而問於蘧伯玉曰：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殺。與之爲無方，則危吾國；與之爲有方，則危吾身。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，而不知其所以過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蘧伯玉曰：善哉問乎。戒之慎之，正汝身哉。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爲顛爲滅，爲崩爲蹶。心和而出，且爲聲爲名，爲妖爲孽。彼且爲嬰兒，亦與之爲嬰兒，彼且爲無町畦，亦與之爲無町畦；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。達之，入於無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。積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幾矣。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爲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爲其決之之怒也。時其饑飽，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夫愛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蜎盛溺。適有蚊虻僕緣，而拊之不時，則缺銜毀首碎胸。意

有所至而愛有所亡，可不慎邪？匠石之齊，至于曲轅，見欒社樹。其大蔽牛，絮之百圍，其高臨山，十仞而後有枝，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，匠伯不顧，遂行不輟。弟子厭觀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。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曰：已矣，勿言之矣。散木也，以爲舟則沈，以爲棺槨則速腐，以爲器則速毀，以爲門戶則滾櫛，以爲樹則蠹。是不材之木也，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匠石歸，欒社見夢曰：汝將惡乎比予哉？若將比予於文木邪？夫柎梨橘柚，果蓏之屬，實熟則剝，則辱；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，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，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爲予大用。使子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柰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。匠石覺而診其夢。弟子曰：趣取無用，則爲社何邪？曰：密，若無

言。彼亦直寄焉，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。不爲社者，且幾有翦乎。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，而以義譽之，不亦遠乎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有異，結駟千乘，隱將芘其所藪。子綦曰：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異材夫。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；啗其葉，則口爛而爲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醒，三日而不已。子綦曰：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以此不材。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斬之；三圍四圍，求高名之麗者斬之；七圍八圍，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。故未終其天年，而中道夭於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，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爲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。支離疏者，顧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爲脅。挫鍼治癰，足以餬口；鼓筴播精，足以

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於其間；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；上與病者栗，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夫支離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年，又況支離其德者乎？孔子適楚，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鳳兮鳳兮。何如德之衰也。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，已乎！臨人以德。殆乎殆乎，畫地而趨。迷陽迷陽，無傷吾行。吾行郤曲，無傷吾足。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

內篇德充符第五

魯有兀者王骀，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。常季問於仲尼曰：王骀，兀者也，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。立不教，坐不議，虛而往，實而歸。固有不

之教，無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仲尼曰：夫子，聖人也，丘也直後而未往耳。丘將以爲師，而況不若丘者乎。奚假魯國，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。常季曰：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與庸亦遠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獨若之何？仲尼曰：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與之變，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。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常季曰：何謂也？仲尼曰：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德之和；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，視喪其足猶遺土也。常季曰：彼爲己以其知，得其心以其心。得其常心，物何爲最之哉？仲尼曰：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，唯止能止衆止。受命於地，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；受命於天，唯舜獨也正，幸能正生，以正衆生。夫保始之徵，不懼之實；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。將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猶若是，而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，一知之

所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。彼且擇日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。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其明日，又與合堂同席而坐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今我將出，子可以止乎，其未邪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，子齊執政乎？申徒嘉曰：先生之門，固有執政焉如此哉？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？聞之曰：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。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猶出言若是，不亦過乎？子產曰：子既若是矣，猶與堯爭善，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？申徒嘉曰：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，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遊於羿之彀中，中央者，中也也，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，我怫然而怒；而適先生之所，則廢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與夫子遊

十九年矣，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？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：子無乃稱。魯有兀者，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。仲尼曰：子不謹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雖今來，何及矣。無趾曰：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，吾以夫子爲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。孔子曰：丘則陋矣。夫子胡不入乎，請講以所聞。無趾出。孔子曰：弟子勉之。夫無趾，兀者也，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，而況全德之人乎。無趾語老聃曰：孔丘之於至人，其未詭幻怪之名聞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？老聃曰：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，以可不可爲一貫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無趾曰：天刑之，安可解。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衛有惡人焉，曰哀駘它。丈夫與之處者，思而不可去也。婦人見之，請於父母曰：與

爲人妻，寧爲夫子妾者，十數而未止也。未嘗有聞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，無聚祿以望人之腹。又以惡駭天下，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異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觀之，果以惡駭天下。與寡人處，不至以月數，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國無宰，寡人傳國焉。悶然而後應。汜而若辭，寡人醜乎，卒授之國。無幾何也，去寡人而行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，若無與樂是國也。是何人者也？仲尼曰：丘也嘗使於楚矣，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。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。不見己焉爾，不得類焉爾。所愛其母者，非愛其形也，愛使其形者也。戰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資資；刑者之屨，無爲愛之，皆無其本矣。爲天子之諸御，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於外，不得復使。形全猶足以爲爾，而況全德之人乎。今哀駘它未言而信，無功而親，使人授己國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

者也。哀公曰：何謂才全？仲尼曰：死生存亡，窮達貧富，賢與不肖毀譽，飢渴寒暑，是事之變，命之行也；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。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於兌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，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。是之謂才全。何謂德不形？曰：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爲法也，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離也。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：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執民之紀而憂其死，吾自以爲至通矣。今吾聞至人之言，恐吾無其實，輕用吾身而亡其國。吾與孔丘，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。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，靈公悅之；而視全人，其脰肩肩。甕甕太癭說齊桓公，桓公悅之；而視全人，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，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謂誠忘。故聖人有所遊，而知爲孽，約爲膠，德爲接，工爲商。聖人不謀，惡用知？不斲，惡用膠？無喪，惡用德？不

貨，惡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。有人之形，無入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於人；無入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屬於人也。警乎大哉，獨成其天。惠子謂莊子曰：人故無情乎？莊子曰：然。惠子曰：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莊子曰：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惠子曰：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莊子曰：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惠子曰：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莊子曰：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，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。

南華真經卷之一

① 綽：世德本作「淖」。

② 夫：世德本作「天」。

③ 刃：原作「刀」，據世德本改。

南華真經卷之二

內篇大宗師第六

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爲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雖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何謂真人？古之真人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謨士。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。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嗑言若哇。其嗜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。古之真人，不知悅生，不知惡死；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；脩然而往，脩然而來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

其所終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復之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謂真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頽頽；淒然似秋，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。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；利澤施乎萬世，不爲愛人。故樂通物，非聖人也；有親，非仁也；天時，非賢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，務光、伯夷、叔齊、箕子胥餘、紀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與乎其觚而不豎也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，邴邴乎其似喜乎，崔乎其不得已乎。濔乎進我色也，與乎止我德也；厲乎其似世乎。警乎其未可制也；連乎其似好閉也，悵乎忘其言也。以刑爲體，以禮爲翼，以知爲時，以德爲循。以刑爲體者，綽乎其殺也；以禮爲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；以知爲時者，不得已於事也；以德爲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，而人真

以爲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與天爲徒，其不一與人爲徒。天與人不相勝也，是之謂真人。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爲父，而身猶愛之，而況其卓乎。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，而身猶死之，而況其真乎。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遯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，若人之形者，萬化之未始有極也，其爲樂可勝計邪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。善夭善老，善始善終，人猶效之，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。夫道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；可傳而不可受，可

得而不可見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狶韋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，伏犧氏得之，以襲氣母；維斗得之，終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終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襲崑崙；馮夷得之，以遊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處太山；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顓頊得之，以處玄宮；禹強得之，立乎北極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傅說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：子之年長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曰：吾聞道矣。南伯子葵曰：道可得學耶？曰：惡。惡可。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，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，吾欲以教之，庶幾其果爲聖人乎。不然，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猶守而告之，叁日而後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

之，七日而後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後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後能朝徹；朝徹，而後能見獨；見獨，而後能無古今；無古今，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爲物，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；無不毀也；無不成也。其名爲撝寧。撝寧也者，撝而後成者也。南伯子葵曰：子獨惡乎聞之？曰：聞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，洛誦之孫聞之瞻明，瞻明聞之聶許，聶許聞之需役，需役聞之於謳，於謳聞之玄冥，玄冥聞之參寥，參寥聞之疑始。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：孰能以無爲首，以生爲脊，以死爲尻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俄而子輿有病，子祀往問之。曰：偉哉。夫造物者，將以子爲此拘拘也。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句贅指天。陰陽之氣有沴，其心閒而無事，跼蹐而鑑于井。曰：嗟乎。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。子祀

曰：汝惡之乎？曰：亡，予何惡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以求鶚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予因而乘之，豈更駕哉。且夫得者，時也；失者，順也；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結之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，吾又何惡焉？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，其妻子環而泣之。子犁往問之，曰：叱。避。無怛化。倚其戶與之語曰：偉哉造化。又將奚以汝爲，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爲鼠肝乎？以汝爲蟲臂乎？子來曰：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，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；彼近吾死而我不聽，我則捍矣，彼何罪焉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之大冶鑄金，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鋌，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人耳，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爲大鑪，以造化爲大冶，惡乎